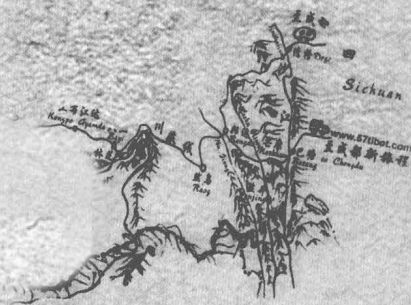


གནས་མཛེས།

顾野生◎著



 珠海出版社

自序

朝圣西藏



壹

出走前的暴风雨



出发前于广州火车站



“我12点多的火车，现在回家拿行李，然后就立马去广州坐火车。”他欲破口大骂，可我急匆匆的步伐，让他只能将一肚子的情绪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，一踩油门，汽车呼啸着远去。

我的内心百感交集，可时间紧迫，只能将满腹情绪收之脑后。回家急忙背上55升的背包，母亲见我要走，又用言语苦苦相逼，希望我能在最后一刻“回头是岸”。无奈她的女儿，义无反顾，势必要走。

她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难道你不想读大学了？”

我回头，见她一脸哀求，似乎在等待最后一丝希望。“难道我留下，就能如愿以偿地上大学吗？”我夺门而去，出电梯的那刻，坚决身影后，两行咸咸的泪水，只有自己得知。

走出小区，父亲正好迎面而来，见我身后背着重重的背囊，前面又挎着一个小包，双手还托着重重的一纸箱物资。他不再说什么，一把搬过我手里的纸箱，朝吉普车走去。他送我去汽车站，车里凝固着彼此无法说出的话。终于，他说话了：“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一去，意味着你不能读大学了，你必须要去自己闯。”他的话戳中我的死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“我知道，但我不想再等。这是一个骗局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，一个阴谋。××大学的通知书早已发放，我们一次次听信谎言，5万元如石沉大海。事实上，我们比谁都清楚，我已经没有资格进入这所大学，可你们还一次次地欺骗自己，



所有冒险的本质，
都是为了
逃离原本的生活。

化。对于一个经常在路上的人来说，必是相信空间与时间，漂泊与生命的确凿关系，用身体感受世界，接纳生命的一切可能性。因此，一张火车票所带来的终极意义，是激发出生命潜在的一切可能性，使生命宽度得到无限延伸，内心因此充盈、丰盛。

这趟开往拉萨的火车，载满了一个20岁女子的遗憾、希冀、梦想与新的生活。



貳

感子故意长





想到临行前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，我心生感激。我不是一个极具户外经验的女子，很多时候我会忽略装备的重要性。再加上，直到出行的前一天，我才结束电视台的实习。一种生活刚刚告之完结，我又马不停蹄地奔向另一种生活。没有想到，身边的朋友不动声色地给我准备了一些户外装备。在一个加班的夜晚，忘词送给我一根登山杖。我问：“怎么会想到给我送登山杖？”他笑笑，敲我脑袋：“去墨脱的路，需要登山杖。”或许，是我把徒步墨脱想象得太简单了。我一直觉得，徒步墨脱只需要一颗具有强大意愿的心，外加两双军胶；接着又收到露露为我准备的必备药物，包括感冒药、纱布、碘酒、速效救心丸……一袋药物，满载着平安的愿望。好友雀雀中午约我吃饭，带给我一大堆的户外装备——吸水毛巾、女装折叠风衣、野外救生书、GPS导航仪、刀子……细心之极，自愧弗如，更多的是无法言语的感动，化作一杯酒，情意自在深处。还有文文的平安符，野云姐的心意，寻路的苦心。庄周云：“送君者皆自厓而返，君自此远矣。”渐行渐远，心念之。

在火车上，一部手机浸水黑屏，另一部手机电量不足。一直戴着的手



她的存在，能让周围的空气
产生细微的变化，人的呼吸
随即缓慢下来。



表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也宣告罢工。在火车上给手机充电，没想到，充坏了万
能充，白费工夫。所幸出门遇贵人，身旁的两个男大学生，见我如此窘迫，
于是他们拿出笔记本电脑，给我的手机充电。一路上，我的手机得以处于工
作状态，多亏了两台笔记本电脑，春蚕到死丝方尽。

坐在我对面的，是一家三口，从广州上车，回西宁老家。夫妇都是大学
教师，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。她性格安静、内敛，大多数时间她都在绣一幅
十字绣。我坐过无数次火车，却从未遇见过在动荡的火车厢里，一针一线，
静静劳作的女子，而且还是生于20世纪90年代，更是超乎我的意料。她的身
上没有90后的张扬、自恃。两天下来，她的仙鹤图没能完成，她亦不急。一
个沉静的人，做一件事情，有气定神闲、从容不迫的耐心。她的存在，能让
周围的空气产生细微的变化，人的呼吸随即缓慢下来。到达西宁，她下车。
临走，她从背囊里拿出葫芦丝，吹起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，其声悠扬，不绝
如缕。

这趟车，聚集着很多回族人。回族男子爱戴白色或黑色无檐帽，身穿白
褂，外套黑马甲，黑白分明，干净利落。妇女戴着盖头，不使头发、耳朵、颈
脖外露，本分庄重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回族妇女的盖头颜色，会根据个人
年龄和婚姻状况，有所区分。一般老年人戴白盖头，中年人戴黑盖头，青年女
子或未婚女孩则戴绿盖头。坐在斜对面的一对回族夫妇见我对回族文化如此



这趟广州到拉萨的火车，全程58小时，需要在火车上待上3天。而我买的又是硬座，这意味着我要长时间忍受硬板凳对屁股的考验，还有双腿发麻，关节酸软。我的身体随着列车进行着相对运动，或许由于身体的不自由，感官随即变得异常灵敏。路过长沙，正是夜幕降临。似乎每次遇见长沙，都非得在黑夜。关于它一切的记忆，酸甜苦辣，五味交杂。年少的无知、稚嫩、轻狂、无畏，在这座城市留下一行行足迹。对我而言，长沙绝不是过站，而是必经之路。它是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路口，在16岁那年的出走，我的生命初次被置放于陌生的空间里，让一个懵懂的少女，历经蜕变。如果说，如今前往拉萨，是又一次生命的出走。那么长沙是生命的第一个路口，由此进入，方有风住沉香花已尽后的此心安然。

深夜，路遇武昌。下车的人不多，但上车的人却络绎不绝，很多人没有坐位，就坐在过道里。有些人受不了疲惫，早已忘却自尊、面子等虚无的名词概念，直接睡在我的座位下，伸出长长的脚。我在火车上阅读，写日记。有些人还没入睡，用听不懂的语言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无法参与其



看不到开始，亦无法窥知终点。因它常年积雪，冰川相连，又被誉为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”。我近乎偏执地认为它是神灵与人间的中介者。而神灵的对话，作为旁观者，我们无法深知其中的奥秘。它的神圣，只有天鹰得知。

经过世界最高的冻土隧道——风火山隧道，海拔达到5010米。神灵的指尖，似乎触手可及。天空是那么的蓝，如同梵高笔下那不顾一切迸发出的生命热情，不允许有丝毫杂质的完美主义。我有一种呐喊的强烈欲望，冲破云层，向所有神灵顶礼膜拜。戳破凡尘间所有看不见的阴谋诡计，戳穿所有卑鄙小人的连环圈套。小人与君子，伪善与坦诚，得与失，真相与误解，凡俗的人们不能立即分辨，要静静等待时间突破虚假的面具，回归事物原本的面目。而神灵拥有最清醒的分辨能力，看着人类的恶行，自会作出最公正的判决。这一刻，我的内心偏执分明，并执著相信神灵的存在。

唐古拉火车站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，当我发现电子屏上精确地显示出5068米的海拔高度时，不知为何，之前对高原反应的恐惧却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偶尔传来某某车厢又有人高原反应的议论，乘务员脚步急促，神色匆匆。我能想象到缺氧者急促的呼吸，生命拼命抓住氧气瓶里仅有的氧气，死亡的恐惧在他的脸上暴露无遗。我给自己补充了一些维生素，时不时吃一小块巧克力来补充体力。我不能超越自然法则而存活，必须作好预防准备。我强烈感受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力，不得不妥协的卑微。一直以来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，带着教条性质，相信人定胜天的霸权主义，并奉为真理。征服一词，是人类最野蛮最暴力的动作。要承认人类的无能为力，的确需要强大的勇气。

火车中停的那刻，有一只老鹰静静地匍匐在铁轨间，一动不动。我先是一愣，静默凝视。近距离接触死亡，不由得让我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对于死亡的恐惧，源于人们对死亡的无知。人们往往对无法窥知的事物产生猜测，惴惴不安。无数的蚊子苍蝇围着它的躯体，来回分解它身上所有的养分能量。我忽然想到天葬，老鹰分解着人体的所有，而神圣的老鹰，却被苍蝇蚊子分



解。这似乎有一种宿命论在其中。在藏族的人看来，一个人从物理意义上消失得越彻底，转世之路才会越平坦。于是，“在西藏，人们对死亡没有由于意识上的紧张变化而引起心慌意乱，他们只是把死亡作为新生的过渡而宽慰。”^① 在这些苍蝇蚊子的饕餮盛宴之后，老鹰神奇消失。火车呼啸而过，老鹰的躯体在视线中渐隐，生命的终点和起点，我们无法窥知来路，只是从藏民平和的神色中，得到些许启示。

备注：

①见闫振中《天葬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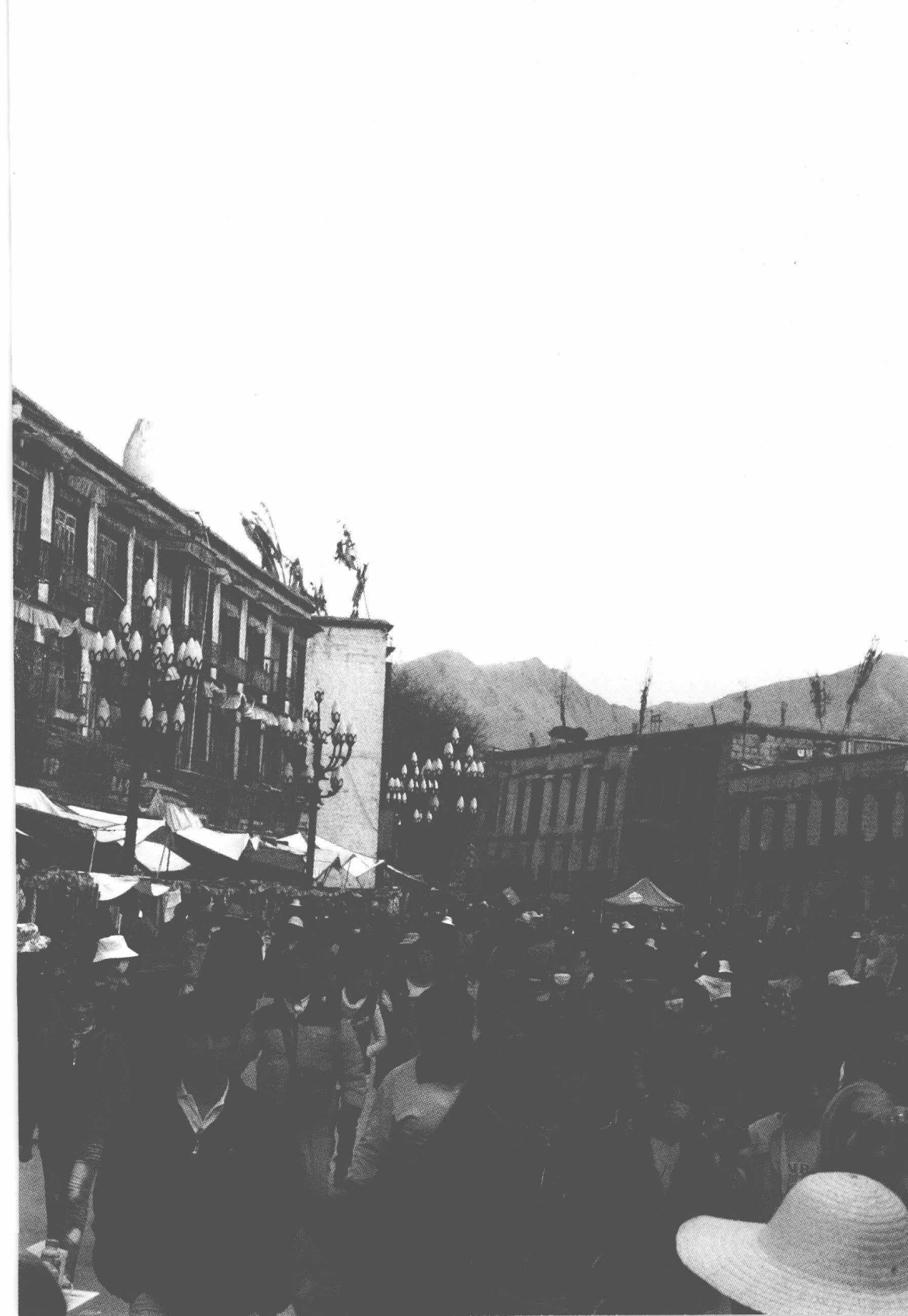


思想里所固有的生硬意识形态，有些不屑。他说：“失去自我的人，太可怕了。”他憎恨人云亦云，掉书袋的官方看法，他认为那是后人强加的概念化、形式化、专制性的认识。他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自我主观认知，并保持怀疑态度。他不大相信肉眼所看到的现象，而更倾向于无法看见的本质。有时候，你无法否认，他对事物的看法有着一针见血的犀利和分明的视角，会让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哑口无言。于是他说，他是一个寂寞而又孤独的写作者。很少出现在酒吧，亦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。

初次见面，对他全部的认知来自于他的一句“失去自我的人，太可怕了”。我想到浪漫骑士游吟诗人的王小波，身上具有一样偏执的血液。他反复提醒我，雨季去墨脱的危险性。

回来，在网上看到之前他所写的一本书——《拉萨的秘密》。他在开头的一句“我已是如此的虚弱。我身体健康，气血冲荡，但每一块鲜艳的色彩，都让我目眩。”这让我想起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和那间寓意为布谷鸟的藏式餐厅。其实，他亦是一只孤独的布谷鸟，洪亮而多少有点凄凉的叫声，用孤傲的姿态，吟唱着一曲生命之歌。





陆

无路可逃的纳木错





01

从拉萨去往纳木错是遥远的。这种遥远，不是空间的距离，也不是时间的跨度，而是一种内心的状态。我最终还是没能摆脱游客的身份，借助交通工具前往，而不是如朝圣者那样，用身体接触大地，磕长头而行。他们的内心始终保持平缓，不为人潮而动。此时，交通工具对一条通往圣洁之地的路，不但不能带来便利、快捷，相反还增加了人世苦役的长度。

汽车在逶迤的公路盘曲而上，经过当雄，视线忽然从稀稀拉拉的小平房过渡到广漠的草场，偶尔迎来一群牦牛，牧民此时背着竹篓捡拾牛粪，晚上用来烧火取暖。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锁链。在吃喝拉撒，生死溺食间，一切都进行着有序的天然循环，吸收着动物排泄出来的有机废物，并转换成新的能量物质，以供重新使用。于是，在没有游客的草原，是没有任何污物的。真正无法消解的，是人类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工业垃圾，包括一次性杯碗、塑料袋……它们在现代化的生活中，享有霸权地位。出于在城市生活的





人们的惰性和环保意识的缺失，使得它们如毒瘤般不断蔓延，四处扩散。无论是菜市，还是商店、超市，它们都以廉价的身价，受到各种人群的青睐。且任何法令法规对它们来说，都失去了有效的约束效力。于是，当我以城市人的姿态来看牧民原生态的生活哲学时，多少有些向往的意味。一切都是那么的干净、淳朴、绿色，没有城市的拥挤，没有难闻的汽车尾气，没有各种各样的工业污染，天空的湛蓝倒映在草原的湖心，此时牧民在阳光中，轻轻地抚摸牦牛，然后从牦牛身上挤出新鲜的牛奶。我似乎听见奶牛发出的回应，轻轻的。在4000多米的高原地区，在这空气稀薄之地，人与自然，人类与动物之间，相处得如此融洽。我似乎看到一种现代人所失落的天人哲学。在这里，时间虽难以追寻，可空间的记忆一直在延续着。几百年前先人做着的美梦，他们依旧还在做着。游客不会选择在这片草原停下来，他们野心昭昭，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纳木错。于是，这里与现代化无关，工业化更是无法获得通行证。

